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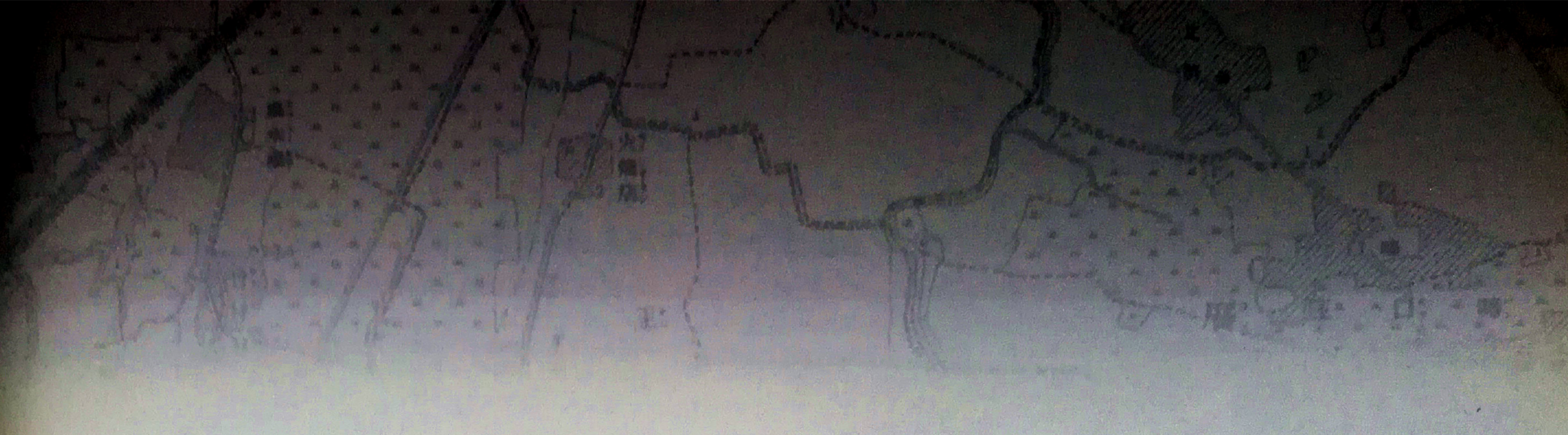
展覽民眾的歷史



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劉志偉

在人們的心目中，收藏歷史的博物館，一定是古董彙聚之處所，裡頭收藏陳列著的物件，或者有巧奪天工的藝術精品，或者是沾染過某位偉人氣息的物件，或者是某次偉大事件留下的殘跡，很多雖看起來鏽跡斑斑，破舊殘缺，卻因為與我們有著難以逾越的時空距離，而成為價值連城的珍奇瑰寶。面對著這些叫做文物的東西，人們總會肅然起敬，自覺渺小。不過，在四年前，在臺南城外原野上，一座新的歷史博物館進入我的視線時，我對這座田間聳起的博物館，湧出了不一樣的感覺，隨著這座博物館逐漸走近，這種感覺化成一種願景，與我的學術追求產生共鳴，令我一直懷著一個信念，期待著不以古代稀世珍寶炫耀世人，而以紮根鄉土為本色的臺灣歷史博物館，能夠通過建構以人為主體的歷史敘述的實踐，讓我們領略到一種歷史博物館的新風貌。

在今日的世界，展示民眾日常生活的博物館舉目皆是，或者以某些生活史的內容為主題，例如服飾、飲食、交通、手藝等等，林林總總，應有盡有；或者在「民俗」的名義下，陳列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包羅一



切。但是，這些「眼光朝下」的博物館，仍然未能真正擺脫精英們高高在上地「欣賞」民眾的心態。在教育廣泛普及，廣大民眾的精神自主日趨形成，文化精英漸漸消解在民眾之中的時代，如何通過保存與展出民眾日常生活的遺存，建立一種區別於過去少數精英所創造的歷史敘述，以民眾為主體的歷史架構，由此營造的歷史記憶與民眾的生活情感和文化認同真正契合，成為人民大眾主宰自己文化傳統的精神基石，應該成為是當代新型歷史博物館的使命。

作為一位以治史為業之人，我深知這種追求，本來首先是我們歷史學者的使命，許許多多的歷史學者也正在努力去探求如何書寫以人為主體的歷史，但就整體而言，歷史學至今的進展是令人遺憾的。因為這樣，我對歷史博物館寄予更多的期望。這也許是一種不應有的推卸責任的期望。但我相信，歷史博物館更多是通過收藏人類歷史活動的物化材料，去展示人類的歷史，可以比較輕易地擺脫在文字記錄的歷史中，無所不在的精英文化霸權；其次，博物館展覽的形式、內容與空間，可以比較容易實現歷史講述者與傾聽者的交融、互動，甚至位置互換，進而為多元的歷史認知與歷史記憶的再創造，留下更大的空間；更重要的是，在歷史博物館裡，民眾對於歷史記憶的建構與歷史意識的培育，有著遠非歷史著作可比擬的參與空間。在這些方面，臺灣歷史博物館都有著先天的天然優勢。我由衷地祝願這座講述民眾歷史的博物館能夠創造出新的歷史。㊦